

# 康熙微服私访记

邹静之 著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# 康熙微服私访记

邹静之 著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康熙微服私访记/邹静之. —北京,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 
1998. 8

ISBN 7-5001-0558-4

I. 康… I. 邹…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 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648 号

---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

电 话/66168195 66168639

邮 编/100810

责任编辑/林 燕

责任校对/徐小美

封面设计/常燕生

排 版/北京印佳数据处理中心

印 刷/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

经 销/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规 格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/13

版 次/1998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/1998 年 8 月第一次

---

ISBN 7-5001-0558-4/I·57 定价: 18.00 元

# 人惟求旧 物惟求新

张国立

戏剧的生长与植物的生长有相似之处——先是种子，然后是根、枝、叶，最后才是花果。戏剧中的种子是一个念头或是一个想法，好的想法是良种，而诸般皆不适的想法就是劣种。有了好的念头才能繁衍出根须长出枝叶，这一切都经过了，才有开花不开花之说。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植物都真可又开花又结果，戏剧亦如是，当初的种子至关重要。

好的种子预示着一部戏丰富、发展、变化的可能，否则，一切无从言说。就这些年我参预的戏剧——或演或导——的心得来说，剧本是一部戏成功之关键，当然，一切的制作环节都可说是关键，但今天说这话，是想强调剧本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

我与静之的关系很像李渔说过的一句话，“人惟求旧，物惟求新”。与静之相识是在我演他的第一个剧本《琉璃厂传奇》的开机仪式上。一见面便很谈得来。他长我两岁，可说是同辈人。我们都是那种山南海北地把青春抛尽了的一代。我觉得我们这一辈

人有些共同点：正不至迂，谐不至邪；有责任心，办事认真。这几点在我和他至今的合作中都能相互感觉到。除了上边提到的那部戏之外，我们又合作了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的第一、二部。四年下来新朋已成老友，相处得很好，可谓“人惟求旧”了。

“物惟求新”，李渔说“新也者，天下事物之美称也。而文章一道，较之他物，尤加倍焉。”静之为文、写戏常发新奇之想，看过他剧本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。他自己说这得益于写诗带来的想象力，在我看，或与他轻松、自信、重性情、讲趣味的处世心态有关系。写一部戏，想象力是一方面，品位与情趣又是一方面。

《康》剧第一部播出后，能得各界人士的喜欢，大概有其品位与性情的一面。写戏自由、轻松、神驰八方确实要有文字以外的功夫才行。按他的说法，是“写戏常自己逗自己乐”。这大概是一种写戏的态度与生活之态度的契合吧。以这样的心态写戏，哪有不出新的道理呢！

静之的戏重人物。人物生动，各具姿态。他写的康熙，为我后来所演的温暖的、庄谐得当的、有市井味道的皇帝提供了好的基础。宜妃、三德子、和尚也都各具特色。“物惟求新”当然包括了人物之新了。

我还想引李渔对戏剧台词要求的一句话“声务铿锵”来评价静之剧本中的对白。我们最初就把这部戏定位在皇帝喜剧上了，风格样式是亦庄亦谐。台词的生动、有味道大概是成功的关键：庄要庄得庄严有气势，谐要谐得有趣而不卑俗；既是口语但又不失其节奏、音韵。剧本出来后，大家都觉出台词写得既有节奏又有味道。王元化先生在看过了戏后曾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说过一段话，

“值得一提的是，演员的语言很生活化，很生动，不是那种全在观众意料之中的陈言滥调。”这一点我相信得益于多年来静之一直写诗，为文，和他对生活的观察与热爱。

《康》剧第一部播出后，在全国各省（包括台湾）都得到了好评。现在这部戏的剧本要改编成长篇小说出版了，在此我先是表示对静之的祝贺，再表示对出版社的感谢，三不妨多说一句，为《康》剧的第二部做个广告。《康》剧第二部的三个故事，或更为曲折生动，人物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。这是一部由我来导、来演的戏，心颇忐忑。到时还希望它能成功，能够再改成小说，能再由我来写一篇心得式的文字，以增颜色吧。

1998年7月

# 犁头记

## 1

康熙四十二年早春某夜，朗月高挂，紫禁城巍峨庄严，青砖铺漫的广场泛着月光。一队太监边敲梆鼓，边灭着灯，高大的宫墙下，人影子时长时短、零零乱乱。

隔墙的街上，夜巡的兵士脚步声，衬得街道更为安静。西去玉泉山的水车吱吱扭扭走过。

东华门外，六部大员列队来到南书房前肃立静候，等待康熙皇帝召见。寂静中，附近的铁匠房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声音清脆，撞击宫墙弹回来，穿堂绕殿，不绝如缕，搅得大臣们心烦意乱。

铁匠房里，康熙赤膊穿了件皮围裙，在与和尚法印学打铁。法印身高马大，光着脊背，圆圆的脑门儿上冒着汗珠。炉火熊熊，法印掌小锤，康熙抡大锤，大小锤交替响，二人打得正欢。过了一会儿，铁凉了，康熙开始呼嗒呼嗒拉风箱，边拉边夸法印的手艺，问他在哪儿学的打铁。

法印看着火候答：“没出家时，家住在铁匠铺旁边，天天的帮工，干着干着就会了。打铁不是多难的手艺，要的是气力，再有一年四季能耐住这炉火。”他钳出铁来，撂到砧子上，火星四溅。“万岁爷您累不累？”

康熙抄起大锤又打：“不累，再没有比出身透汗更舒服的了。”

法印掂着小锤指点：“左边，好！我小锤到哪儿，您大锤跟到哪儿，好！对。”

叮当叮当，叮叮当当，大小锤声音交替响着。康熙边打边说：“听着这声儿，就……长精神。治国我是个掌小锤的，你们朝臣都是掌大锤的，可真打起铁来，朕与你就掉了个个儿。……”

法印说：“大锤累身子，小锤累心。都不容易。”

“这话比得倒是生动。”康熙嘴上说着，心里一动：话虽平淡，倒是至理名言。别看这小子削发出家，对人事认识还颇有见地。

铁匠房外，一队太监等着伺候皇上，有拿壶的，有端盒的，有举幡的，个个冷得直跺脚。太监三德子透过门缝儿往铁匠房里看，“嗨，里边光着膀子还出汗，外边冻得直蹦蹦。”

一个拿着壶的太监操着一口唐山话说：“要不你也上去抡两锤。”

三德子回过身来说：“有那劲儿，我也没那胆儿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御锤，随便抡的？……”

正说着话，大学士索额图、顺天府尹于世龙等大臣已等得心急，悄悄移过来。

三德子见状，小声嘀咕：“还想早散呢，散不了了，打完铁南书房还有事。”他扭头大声说：“哟！各位都到了。”

索额图身材高大，天庭饱满，留着漂亮的胡须，透着王公气派。他问三德子：“三公公，万岁爷还没出完汗呢？”

三德子傲慢道：“也就您敢这么说。还没打好呢！叮叮当当两个小时了。”



众大臣齐齐在外候着，听着打铁的声音。

索额图说：“现在这场景要传出去，真没人相信。阁老们快一更天了在外边候着，万岁爷脱了光膀子在跟一个和尚学打铁。要是打江山还差不多。”

于世龙说：“打铁和打江山一样，边上不平了敲敲边，中间不合适了改改样儿。总归要敲要打。”

“于大人不愧是满腹的经纶，什么事到了您嘴里不管多远，您都能连上。这打江山和打铁您都能连一起，还有什么您说不了的？佩服佩服。我现在才明白了，万岁爷怎么就那么爱听你说话。”索额图说。

于世龙说：“会说不如会听，说得好不如听的好。再说就论说话一道，在下实在要让索阁老一程，否则，江西的刘元标也不至于活着又出来了。”

“你以为那是我说了话救了他吗？”

“干吗要以为呀，在下就是这么想的。”

索额图嘿嘿一笑：“那是他个人的造化。像你这样的到时有没有这样的造化还难说。”说罢索额图看看天色和身后的一群大臣，说：“三公公，天怪凉的，我们不在这儿等了，等万岁爷打好了铁您给回一声，我们几位在南书房，有折子要递。”

“您几位去吧，天怪凉的，回头我一定传到。”

铁匠房内，康熙、法印干得热火朝天。法印夹着热犁头蘸火，一股白气升起。

康熙擦汗说：“古人都说化干戈为玉帛，干戈怎么化玉帛啊！朕想要能让天下的干戈化为犁铧倒是太平正道。”

“您说的是，兵器都是好钢，改个样儿打农具最好使。我有过一把锄，就是好刀改的，越使越快，越使越亮。”法印说着，把犁头从水中拎出来。

康熙看着喜欢，左看右看，问还用不用磨。

“不用磨了，安上木犁，往土里一伸，干着活儿就磨光它了，犁一天地下来锃亮。”

“明年朕上先农坛亲耕时，就用自己打的犁。哗地把土分开，一垄一垄地犁，犁完了再撒上种子，我要真真儿地种一片麦子，秋天收下了，吃自己种的粮食。……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儿？呵，法印，你吃过自己种的粮食吗？”

“从小在乡下，哪儿能没吃过自己种的粮食呢！吃的多了。不过也吃不出两样味儿来。”

“一定两样。我到时必能吃出今夜这打铁的滋味儿来。哈！当个铁匠也真有趣。”

铁匠房外，三德子已瞌睡起来。太监韩友孝揉他一把：“哎！别睡呀，里边可没声儿了。”

康熙已穿好了衣裳推门出来了，手里拎着那只打好的犁头，兴致勃勃地问：“三德子，几更天了？”

“回万岁爷，一更刚过。”

康熙仰望天空：“呀！好月亮，排驾谨兰院。”

三德子趋前启奏：“刚才六部大员，南书房阁老都来过了，说有事要奏。”

“哦？这么晚了，该不是什么坏事儿吧？这犁头我放哪儿呢？”

三德子道：“您上御辇。这犁头您要放心呢，我就给您拎着。”

康熙摆手说：“大好的月亮，坐什么轿呀！我走着，把犁头放御辇上，咱们去南书房。”

南书房里，众阁老一直边等边聊天。索额图比比划划说：“……卖我朝珠的人说，这上好的朝珠，是前朝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家里的料做的，好东西，个个的红玛瑙。我说不稀罕，要说别人家的还行，张居正的不要，他能耐太大了点儿，活得太张扬。”他说着看看于世龙。“要不死了怎么又抄家又灭族的，一大家子为他而荣也为他而败。不吉祥，不要。”

众人附和：“那倒是。东西好，还得看和什么人有关。”

于世龙说：“您说的不错，张居正一代名相，自万历小时便辅佐他。但您没说全，有一点，是因他太专权，弄得满朝大臣到皇上爷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这叫专权弄术，这才是后患的原由。”

索额图说：“于大人，您刚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这回，我接您这碴，我没听懂，您说这话是给在坐的谁听呢？”

于世龙反唇相讥：“给谁听不给谁听，听者自知。读史为了明志，听也好不听也好，听成好话也好，听成坏话也好，是听话人的事儿，我是说完了就完。”

索额图呵呵一笑：“你完，我可不完，咱自有分辩的时候。你……”

这时忽听见三德子喊“万岁爷驾到”，众大臣赶紧起立，整理衣冠，叩头。

康熙大步迈进房门，环视了一下说：“免了，又不是早朝，这么晚了还劳各位在这儿耗着。坐吧。有事吗？”

兵部尚书奏：“臣有喜讯报告，自噶尔丹败死之后，其旧部想在伊犁阿拉布坦的帐下重振旗鼓。今日有快报至，阿拉布坦近日与噶尔丹旧部不和，已将噶尔丹的女婿、儿子及五百户人马杀于伊犁河西。阿拉布坦近日将派人来降。”

康熙大喜：“果真是好消息。朕与噶尔丹交兵断断续续有二十年了，朕亲征他三次，打得他‘居无庐，出无骑，食无粮’，最后他服毒死于沙漠。只是他的旧部四散，余孽未除，这两年也是朕的一块心病，今天能听到他的余部已亡，真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。”

索额图忙附和：“此次未发一兵一卒而准噶尔部自败，实在是吾皇仁慈有加，至使天意昭昭，而敌人不攻自灭。”

康熙说：“史书上倒是说过‘惟仁者无敌’，但这次他们火并自灭与仁慈没关系吧。”康熙不大爱听索额图的恭维，问：“除了这事，还有事奏吗？”

索额图由袖中拿出两本折子，说：“此有山东青州知府洪原道奏，五莲县县令罗世长私分库中税粮，将准备水运进京的十万斤小麦分与农人。”

康熙一听，想细问问。“有这样的事儿？！税粮既已收上，当属国家，怎么会把税粮分掉？他不怕问罪吗？”

索额图说：“罗世长做事一向武断。据洪原道讲，他为了‘沽名钓誉’，慷国家之慨，以求浪得一个仁义的虚名。”

“哈！有这样的作为啊！仁义之名谁不想得，如每个地方官都以这种方式而得名，那朕还用什么去买仁义？此事不可姑息，查清法办！”

索额图又说：“这儿还有一题本，乃是罗世长辩解之辞。”

康熙问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效法古之冯谖，为万岁爷您买个仁义。”

“朕还没有混到孟尝君那个程度。着吏部先查，查清严办。”

索额图俯首道：“遵旨。”

于世龙刚想说话，康熙站起来说：“折子交南书房吧。无事散吧。”

索额图奏了罗世长一本，得了严办的圣旨出来后，喜形于色。

于世龙悻然道：“索大人真是好心计呀！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先来的本放在后，后来的本放在先，其结果自然不同。”

“于大人，你先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。天下的事儿，自有坐天下的人管。”

于世龙半激半将地说：“你说坐天下的人是谁？”

索额图一甩袖子，独自走了。但他没有走远，回头见那几个大臣都没影儿了，便折转身往东宫而去。

东宫里，太子正发脾气，扔东西打宫女。太子妃坐在一边垂泪。

太子抛丢着食盒子，骂道：“都给我滚出去！……我自生出一岁半被立为皇太子，熬到现在已过三十多年了，我依旧要谨小慎微的过日子，稍有不慎即被传到弘德殿听训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”

太子妃劝慰着：“望太子还是以江山为重，息怒。”

“什么江山？这江山不是我的江山，我空得了个皇储的名号。你们都滚！连你一起滚！”太子又找东西要摔。

这时进来一个太监，跪在门口，说索阁老来了。

太子一怔，心想：这么晚来，一定是有事呀。“……让他在书房等我会儿。”太子在屋里踱了几步，整理一下衣裳，急急向书房走。刚进门便问：“叔老爷，您这么晚了还来，有事？”

索额图端坐于太师椅上，闭目养神，听见太子说话，睁开眼道：“你睡了？”

“没睡，没睡。”

索额图说：“六部大员刚散，万岁爷也没睡，这才是个保江山的样儿。……凡事都不能急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时间岁月就像市面上流通的银子一样，到时候它就会把该了的事儿了了。”

“您这话，我记住了。”

索额图又缓缓道：“也没什么事儿，洪原道的奏本递上了，万岁爷让办罗世长。……天下乱，自有乱的道理。农安则国安，农乱则国乱。过几天五莲县的罗世长就该有他的去处了。”皇太子佩服而又感激地说：“叔老爷您真是有先见。”

## 2

山东青州府五莲县衙门内，七品知县罗世长正在秉烛夜读，他不时地揉揉眼睛，花白的头发显出早衰的迹象。门开了，吹进一丝夜风。夫人和女儿锦红挑灯进来看他。夫人关切地说：“老爷，

三更已过了，书不可一日读尽，早点睡吧。”

罗世长站起来，伸展了一下手臂说：“你们两个还都没睡呢！我这儿一读到高兴处就把个时间给忘了，该睡了，该睡了。”

锦红正值妙龄。她扯着爹的手臂说：“爹，您又读什么书读出高兴来了？都这会儿了，也不急了，您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这一家子可好，有个爱读书的，还有一个爱听书的，得了，你们讲吧，我烧碗汤去。”夫人走了。

罗世长走到书案前，取笔蘸墨，写了一个“农”字，问锦红：“我问你，你知道‘农’这个字怎么讲吗？”

“农就是农民，干农活儿的呗！就跟官就是管，是管人的一样，其实官和管是一回事儿。”

罗世长笑了：“别看你没读过几天书，还真能嚼。……‘农’这个字不单指农民。‘辟土殖谷曰农’，所谓农也是农事。农事就得犁地得撒种。不做农事，也就不叫农了。古话说‘民不贱农，则国安不殆’。说的就是只要老百姓不看轻农事，这国家一定安定久长。”

“爹，您当您的县官就行了，干吗农啊，事儿的，多累呀！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你刚说了，官就是管，管不了事还当什么官呀？管谁呢？当然管民。管这个字可不是说碰见好事、常事你管管，人家有了事儿，有了难，你就不管了。管就得管人家的难事，要不你这官不是当着不称职吗？”

“咱们碰见什么难事了？”

“咱县里去年遭灾歉收了，春上想种地也无种。我刚说‘辟土殖谷曰农’，没有种子了，无法殖谷那还叫什么农啊！农不行，国家还能安定啊！所以我把库里的税粮先除去了，农时不等人，先下了种再说。”

“这税粮也是您一人说了算吗？”

“不是。我给府台写了文书了。”

“府台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不行，税粮一粒不可动，让农人自想办法筹种下种。你看这是回文。”罗世长指着案上的文书说。

锦红凑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那您这法子就行不得了。”

“行不得也得行，种子我已发下了。我给万岁爷写了个题本，说明利害，已奏上十几天了，不知为什么还不见回。”

“要是告了皇上也没有转机呢？”

罗世长一怔，无言对答。

夫人端汤进来，说：“先别转机不转机的了，先把肚子饥给填了吧。锦红你也是，原来是让你劝爹爹睡觉，你倒在这儿说文论道了。一个女儿家，你关心的可真多，又练兵器，又认字的，哪儿像个待字闺中的小姐呀！喝汤吧，喝了睡觉。”

一家三口，喝完了汤。罗世长有些感慨地说：“有书读有汤喝，有一妻一女可谈文论道，实在是人生之一大快事。这日子如真有一天去了，也真是让人怀念。”他已有预感；借税粮做种子的题本十来天无回音，凶多吉少。

夫人胆小，听出他话中蹊跷，问：“好好的，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罗世长遮掩。

锦红说：“说了也没事儿，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，怕什么？我想皇上爷他也不该分不清好歹。”

夫人急了：“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还惊动皇上爷了？”

“娘！没事儿，我爹为了不误农时，把税粮赊给农民当种子了。”

“什么！这还没事儿？这可是要去官杀头的！你怎么也不想想那洪原道是什么人，他上通着大学士索额图呢！那是随便说说的吗？”

罗世长说：“不怕，意思我刚和锦红说了，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自生出后十年寒窗，读圣人书都读烂了几本，一朝从乡试

直考到殿试，中了进士，为的是什么？不错！为的是做官。这做官如就是想过个好日子，实在也有违当初我读圣人书的初衷，更有悖圣人所教，那我不仅是书白读了，官做错了，而且是从根本上就不该那么一年年地苦读苦考下来。想想人之一世，让你选择对错是非的机会并不很多，尤其在有关国家民众之时，真碰上了，我怎么能放过！”

夫人说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可谁听你的呀！你能直接面君吗？你今天说的话漫说隔着紫禁城千山万水，他老人家听不见，就是听见了，他说你对错还不一定呢！”

“如真有幸面君，我必将自己所想尽数说出，是对是错自有明断。”

锦红说：“娘，您别操心，我倒觉得爹爹做得对。您想呀，如果春天不下种，那咱们一县的人今年吃什么呀？这可真是饿死人的事。再说了，我就觉得农民苦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还不是农民种了才有吃，我看这没错。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你连国家大事都懂了。娘不是不知好孬，你还不知道世事险恶呢。今儿，这话不告诉我还好，一告诉我，这心就悬起来了。”夫人说罢抹起泪来。

锦红搂住娘安慰道：“娘，您别操心了，我看一定没事。我刷碗去，咱睡个好觉。”

夫人叹息着：“这是当的什么官呀！七品当了七年了，应个当官的名儿，连个使唤丫头都没有。”

锦红收拾碗筷出门去刷，看见院墙外数支火把晃动，跟着是一阵猛烈的敲门声。她车转身回到屋里，惶惶地看着爹爹。

罗世长整理自己的衣冠，端坐于太师椅上。

夫人此时倒镇静下来，她抓起锦红的手，急急地往灶间走，边走边说：“说来事儿，就来了。锦红，这一抓人，对错就更没地方去说了。娘平时怕事儿，事儿来了娘不怕了，你得躲起来，要是



一门人都被抓了，连个告御状的人都没了。”

锦红说：“娘！我不怕，我去开门，您藏……。”

“听娘话！娘老了办不动事儿，指着你了！别争了，躲进去！记住青州府的师爷，姓何，与你爹是旧交，这块玉你带着，到急时可凭它见何师爷。”夫人把锦红掩于柴草下。

官兵此时破门而入，将罗世长围住。领头的军官大声说：“奉吏部、刑部之命，削去五莲县令罗世长七品顶戴，将全家抓捕归案。”

罗世长摘下顶戴置于案上，说：“能否让我面君一辩？”

军官道：“那要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官兵上来把罗世长锁了。军官打量着屋里说：“罗世长，你一家三口，还有个女儿才对。”

罗世长说：“有个女儿……”

夫人赶紧插话：“大人，实在不巧，女儿前些天被送回江西老家完婚了。”

军官不信，领着官兵屋里、屋外搜了一遍，未见人影，便在一纸公文上记下：罗世长之女——罗锦红在逃。然后封门，押着罗世长夫妇回青州府。

官兵走了多时，夜深人静了，罗锦红从柴火堆里出来，走到院子里，月光中，看见房门上的封条，地上散乱地扔着爹爹看的书——《清官册》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失声痛哭。

### 3

出了南书房，康熙打铁的余兴未消，命三德子把犁头从鞞里取来，爱不释手，像是把玩一件稀世珍宝。三德子再三提醒说谨兰院还等待接驾，康熙这才说走，但还是兴冲冲地拎着犁头。三德子疑惑，心说皇上这是怎么了，拎着犁头上哪儿呀？看到康熙